



高邮城区的人都知道有座南石桥,其位置大约从中市口向南数百米。过了南石桥不远就到南门天桥了,再向南便是南门大街和孟城驛。

南石桥是座古老的桥,是架在南濯衣河上的过街石头桥,是那种黄褐色的巨石铺制的。现在虽然还有桥,但已看不出石桥的影子,似乎也没有名字了。倒是西侧不远的桥有名字,曰西市桥。南石桥在历史上也曾称作南市桥,可见这里早就是人流密集的地方。石桥下的流水来自南水关,是老高邮城居民生活用水,淘米洗菜,沉星映月,犹如血脉枝蔓千万人家。

南石桥曾经很有名,很神奇。桥北有个古巷曰前观巷,巷中有口井,衍生出两个传奇神话。其一,相传北齐时有姓郑的道士父女两人居此汲井水炼丹,积年而成。父女服丹而得道成仙。井中飞出一白鹤载郑道士父女升天,引发两岸居民轰动。据说,曾因此改称南石桥为迎仙桥。其二,前观巷中有一古庵名优钵罗庵,庵中一和尚,忠厚老实。偶遇一白鹿,养在庵后菜园中。白鹿经常吮和尚小便的石槽,竟怀孕生下一女,十分漂亮,后被人发现乃和尚之女,她羞愧投井而亡。井中飞一仙鹤载女而去。这两个传奇故事构成了“秦邮八景”之一的“鹿女丹泉”。故事不可信,但愿景十分明朗。

我很早就知道南石桥。我外婆家住南门外马饮塘,幼时的我每年重大节日,端午、中秋和春节都随母亲回家。我家住北门外,那时走亲戚都是步行,去外婆家就是从高邮北门到南门,南北一条街游览一遍。那时觉得很远,走到南石桥就离外婆家不远了。

除了走亲戚,我和发小也常来南石桥。他是我荷花塘小学同学,他父亲那时就在南石桥北面的煤油店工作。他

哦,南石桥

□ 王俊坤

父亲曾是一位老干部,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是挎盒子枪的。由于讲真话,被错打成右派,后竟被判刑。出狱后反前被安排在煤油店工作。他父亲刚出狱怕连累妻儿,不敢来往。他母亲家庭成份也不好,一人独自抚养他,日子过得清苦艰难。我常常随发小同学偷偷地来看他父亲。我们一般是中午时间,剩他父亲一个人值班的时候来。他父亲总是十分高兴,问这问那,还悄悄地揣钱给他。然后,我们就在南石桥附近游荡,什么前观巷、极乐庵、高邮师范,都很熟悉,还在濯衣河看人家游泳、捕鱼。对于在这游泳,我们颇为不屑,那时我们常在大运河游。有一次,我们看见有人在桥洞捕到一条大鱼,足有三四十斤,很是震惊。小河里竟有如此大鱼,真不可小看。我们或多或少地见证了南石桥畔那个遥远的动荡年代。

记得有一天下午,我和一群小伙伴又闲逛到南石桥。突然看见我二舅骑着凤凰自行车迎面而来。本想回避,已经来不及了,只好硬着头皮喊道,二舅好!我二舅一看,大惊道,小家伙,从北门外跑这么远来干啥的?我说,星期天我们到处玩哩。二舅说,早点回家去。说着从口袋里掏出5毛钱给我,摸摸我的头说,跑饿了吧?你们几个买几个“火烧连子”吃。于是,我们就买了不少的“火烧连子”,3分钱一个。

南水关的水不停流淌,南石桥边星转斗移。转眼间,我已读高中了。有一天,母亲说,马上要过年了,你把家里的肉票拿去找三舅买些猪肉回来。那个

年代,物价很便宜,但是要凭券购买。油米是这样,猪肉更是。我便拿上肉票,去南石桥边上的食品公司门市部买猪肉,我三舅在那儿卖猪肉。还未到南石桥,就看见买肉的队伍排得老长。没办法,只能硬着头皮上前,先去露出个脸。我三舅正忙着,抬头一看,哟,外甥来了,知道是来买肉的。人多没办法,三舅说,排队吧。我只能排队,排到该买什么肉就是什么肉。最终要轮到我了,有一大块猪后座不错。排在我前面的人指定要一大块,三舅说,你肉票不够,不可以超购。那人不听,指定要购这购那,三舅的刀始终劈不准。总算到我了,购了一块较好的猪肉。回家的路上,同学王建国笑了,你三舅厉害,一句话不说,态度很好,人家指哪儿劈哪儿,就是劈不到这一块,他心里早想好了要留给外甥。我也觉得让三舅为难了。

南石桥南面就是城南医院。1979年初的一天我至今不忘。这是我上大学的头一个寒假,刚回家,我母亲便慌张喊我,快去南石桥,你二舅不行了。我和母亲飞奔至桥南的城南医院,其时大约下午四点钟。在抢救室我见到了二舅,他身上插了几根管子,输着氧气。他神志还算清醒,看见我来了,说了一句,放寒假啦?还笑了一下。我呆板地站着,十分难过。二舅刚过60岁不久,身材魁梧,相貌堂堂,想不到竟病至垂危。医生和护士不断地忙碌,三舅也来了,表兄表姐们都来了。不一会儿,医生说,不行了,抬回去吧。我们是含着眼泪看见二舅断气的。这一幕我至今难忘。

南石桥的记忆透视着我童年的岁月,纯真和亲情在南石桥畔荡漾。南石桥的流水和河风,始终没能带走我心底的思念和呼唤。

哦,南石桥……

每当我经过高邮南门外大街朱葵美术馆,看到馆内竖立的一尊他的半身雕像,就勾起我和他的往事。

朱葵196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,工作两年后,便下派到高邮锻炼。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,他把高邮当作第二故乡。他生活简朴,待人真诚,乐于助人。他多次举办美术辅导班,培养出众多美术人才。

朱葵后来是江苏省美术馆馆长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多次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天安门城楼、毛主席纪念馆、中央军委大楼作画;先后在多国举办画展和讲学交流。

虽然朱葵是画界名人,但他在高邮十八年,和同志、朋友相处如兄弟,结下的深厚友情一直保持。

朱葵下派锻炼的地点是高邮车逻公社太丰大队,住在村民鲁长山家。鲁长山的父母和姐姐,把朱葵当亲人,关系十分亲密。没过几年,鲁长山的父母相继去世,鲁长山唯一的儿子又在过马路时被汽车撞死。朱葵得知这一消息后,随即从南京赶赴高邮,费心费力找有关人员协调解决车祸理赔。朱葵回到南京,还放不下鲁长山一人孤零零在家,又把他安排到省美术馆当保卫,负责打扫卫生,给美术馆画家烧茶送水,吃住都在美术馆,解决

回忆朱葵

□ 丁长林

了鲁长山的后顾之忧。

朱葵和我相处的几十年,可用真诚两字概括。一个大画家,我请他专程到我在单位供电局,为新建的会堂画了一幅《水乡夕阳》,为招待所画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张条幅。

他两次把裱好的山水立轴送给我。他出版的十本画册,我就有他送的七本。

2009年,他多次电话催我到他家拿画。我于当年6月带着我的爱人、儿子一行,到他居住的南京南昌路金霞花园家中。那时他身体已轻度中风,不能亲手将送给我的画装入镜框,便打电话给他妹夫前来帮助。午间,他又在所住小区附近的一家饭馆,请我们吃午饭。

2010年11月,是他七十七寿辰和从艺五十五周年中国山水画特展,特地发函邀请我参加。

谁也没有想到,朱葵刚刚进入花甲之年,正值艺术创造力最旺盛时期,却于2014年5月28日不幸逝世,让人万分心痛。

朱葵没有走远,在他的家乡江西婺源和第二故乡江苏高邮都设立了朱葵美术馆,供世人瞻仰。

《鸡鸭名家》是现代作家汪曾祺早期创作的一篇小说。小说主要写了余老五和陆长庚两个人物,表现了作者对大千世界万物的欣赏,以及对普通人的关心与尊重之情。

小说《鸡鸭名家》不是写能人的嚣张,而是写能人的闲适和惬意,将能人的那种归属感进行了一番美妙的描述。

余大房炕房的余老五悠闲得很,每天擎着他的“其大无比,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”到处闲逛,为什么呢?因为余老五有本事呗。他是一个炕房师傅,每年清明前后炕小鸡时他就该大显身手了。余老五炕小鸡的场面是极其庄严肃重的。余老五自掌炕以来,从未误过一回事,同行中无不赞叹佩服,也使余大房的声誉得以充分的提升。

这一带多河沟港汊,出细鱼细虾,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。养鸭的遍及湖西和下河的每个村庄,由此也造就了许多养鸭能人,催生了蛋行、炕房和鸭行这些行业。

小说《鸡鸭名家》里面的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。“高高大大,广额方颜,一腿帮白胡茬”的余老五是谁?文中写他“是余大房炕房的师傅,他虽然也姓余,炕房可不是他开的,虽然他是这个炕房里顶重要的一个人”。其实,余老大炕房的老板是儿子余松林,大师傅余老五则是父亲余登仁,而非文中所说:“老板和他同

《鸡鸭名家》探究

□ 姚维儒

宗,但已经出了五服,他们之间只有东伙缘分,不讲亲戚面情。”

据97岁老人阎世俊说,汪曾祺笔下的余大房写的是过去草巷口6号的余元泰炕房,炕房老板是儿子余松林,而不是父亲余登仁,《鸡鸭名家》里的余老五原型便是余登仁。余登仁弟兄两个,弟弟余登义也是炕房师傅。余登仁炕房手艺堪称一绝,余元泰炕房的规模在东大街也首屈一指。为什么汪曾祺在文中称余登仁为余老五呢?余登仁在家虽排行老大,但与人拜把兄弟则排行老五,余老五就这么喊出名了。阎世俊16岁即进余元泰学徒,解放前夕,余松林外逃,余元泰渐衰,阎世俊于1953年成了俊成蛋行的老板。

《鸡鸭名家》中还写了另外一个不走运的能人——陆长庚。陆长庚是养鸭的,一生不得志,所以有点潦倒颓废。他“瘦瘦小小,目光精利,一小撮山羊胡子,头老是微微扬起,眼角带着一点嘲讽痕迹的,行动敏捷,不像是六十开外的人”。他是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,诨号陆鸭,说他跟鸭子能通话,他自己就是一

只成了精的老鸭。

据阎世俊说,大淖一带及其周边并没有陆长庚这个人,汪曾祺笔下陆长庚的原型应该是来自于陆家舍的郭兆林。郭兆林可是这一带的放鸭高手,没有之一。他因左手有残疾,人称“郭倚(音)爪子”。他家住在大淖东边窑巷口中段土地庙旁边,他的儿子郭元顶也是放鸭高手,放鸭本领比父亲还要高一个指头。那时赶鸭子过荡过江的都会找到他家。郭兆林的女儿也有放鸭的巾帼气概,郭家真不愧是“放鸭世家”。郭兆林家在大淖东边有一个大塘(与大淖隔一个窑巷口,目前与北澄子河相连),常年圈养着上千只鸭子,郭家是正儿八经的鸭行。

阎世俊说余登仁块头大,嗓门大,好喝酒,爱管闲事,不论是哪两家闹纠纷,吃“讲茶”评理,都有他一份。凭他的魁梧长相,凭他家的炕房和他做炕房的一绝手艺,就足以威慑得住人。余登仁善交朋友,光把弟兄就有11个。排行老大的是毛唤春,他排行老五,另外有开茶馆的刘长松、胡殿奎和马太昌,开肉案的唐家老唐仁徐,开草行的毛德隆,开蛋行的叶万财,开砖瓦行的陈培根,开鸭行的郭兆林和万泰炕房的师傅刘二瞎子(与三圣庵指南和尚弟兄)等。每年泰山庙会,这11位把弟兄都会扮演太监,穿一式的衣服出迎主要街道。

我们倾听着他们说话,大到世界局势,小到家长里短,都是谈资。如同我们扬州的浴室文化。

我们宿舍也成为学校的茶吧了,从早到晚,客人不断。再加上板房教室不隔音,嗓子直接吃不消,我们多喝茶也就自然了。茶没了,家乡亲友会寄来,好茶不少,大家共享。

一次同校长去成都有事,校长说喝一杯,我还以为喝酒,欣然应允。他带着我们走进一家茶楼,如同私家园林。楼上阳台上撑着几把伞,伞下是四方桌,周围花木葱茏。闲坐其中,心情舒畅,叫来竹叶青茶,慢慢品着。茶叶沉浮,茶香四溢,顿有一种空灵之感。就这样坐着、聊着,时光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喝茶,就是一种生活况味……

我童年住在老宅东后街43号时,家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。小猫日间蜷伏着睡觉,夜里,它的眼睛闪着绿色的光,似乎扫描角落,猛扑而无声地捕鼠,一捕就成它腹中之物。

小毛,是我大女儿的乳名。也有老邻居叫我四个女儿“大毛”“二毛”“三毛”“四毛”。小毛也爱猫。几年前,她家养了一只宠物猫,猫性驯良,乖巧,胆小。有次过年,他们舍不得把猫留守南京,竟然带到高邮来“团圆”。猫见了生人,害怕地蜷缩到沙发底下。我的外孙小心翼翼:“它胆小,别吓了它,让我来唤。”在我的大女儿家,猫仿佛成了月亮,其他都是围绕月亮的星星。如果他们全家外出,则将猫粮、水、猫砂都准备好。我的大女婿是个“夜猫子”,常敲键盘工作到深夜,猫就坐在桌上陪他,有时前趾一扑一扑,似乎它也在打字。直到大女婿入睡,猫才归窝。这猫叫梦奇,是母猫。最近又养一只公猫,叫小王子。平时,俩猫尚能和平相处,但有时也会打架斗殴,小王子貌似受宠的“小二子”,总有点以小欺大,霸气外露。

我对大女儿说:“你们还要上班,哪有闲工夫养猫、玩猫。”大女儿对我说:“猫性情温驯,好服侍,下班玩一玩,也是一乐。”

据汪家人介绍,汪家人爱猫。汪曾祺的祖父汪铭甫养了一只大黑猫。那是一只老猫,但猫皮毛的光泽很好,像一身黑缎子。白天趴在一角不动,夜里是它显示本领的时间。大凡院子大、物件多,剩下的鱼虾亦多,就养一只猫,吃它爱吃的鱼虾。啃物件也常有,那是无食可吃。汪家人还说,猫用前趾挠脸,被人们称为猫洗脸,其实那是它的

可爱的猫咪

□ 陈其昌

习惯使然。汪曾祺的大伯父汪广生,也喜欢养猫,有十几只,其中比较名贵的是玳瑁猫,有白、黑、黄色的斑块。

汪曾祺笔下的猫。汪曾祺写过散文《猫》,小说《绿猫》《虐猫》。散文是很自然、平淡、有趣的叙说。小说两篇则赋予深刻内涵。汪老对猫的态度、看法是有变化的。《小学校钟声》,那是一种意识流的手法。以打钟为圆心,扩散开去,又收回来。他借老詹的思维展开他的想象:“他想他的猫已经看到他的五香牛肉了。”“猫来了,猫来了。”“我的马儿好,不喝水、不吃草。”完全是折射汪老的一颗童心。该篇还写道:“很不屑地把手笼放在速写簿上,手笼像一头小猫。”

汪老觉得猫都不好看,但他又说,在昆明看见过一只非常好看的小猫。那不是猫好看,而是那位30多岁的女性好看。汪老说女人好看,常是身材高高的,腿很长(或腿修长),她看人眼睛眯眯的,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。“好看的女人,小白猫,兰花的香味,这一切是个梦境。”写此文时,距他仙逝,只有188天,乃朝夕拾也。最后写了猫叫春,他借和尚之口,作诗一首:“春叫猫儿猫叫春,看它越叫越来神。老僧亦有猫儿意,不敢人前叫一声。”和尚也有七情六欲。此乃破戒也。《绿猫》是汪老解放前的作品,我以为猫的染色只是一个基点,他写了人的心理状态,引用名人名句,表现了人与人的交往。《虐猫》则是写的那特定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灾难。

喝茶

□ 赵科

茶贵,又不经泡。这时候我去茶庄买茶,老板总会给一小袋好一点的龙井,让我品尝。就这样“温水煮青蛙”,喝茶档次越来越高。各种款式的茶叶也就都品尝了,老板有时还教我一些茶知识。

2009年春去四川支教,才知那儿茶风之浓,不禁叹为观止。到处茶楼林立,哪怕搭个帐篷,都有一批闲人在那喝茶、嗑瓜子、看电视、摆龙门阵。我们四个扬州教师,也要了一张小桌子。老板问喝什么茶,我说:“龙井吧!”不一会儿,四杯龙井茶泡好,还送来一瓶水,自己续茶。

喝茶,于我是一种职业使然。

三十年前教书,没有多媒体教学,上课也就是一支粉笔、一张嘴。每周二十几节课,每天口干舌燥,不知不觉就喝起了茶。

刚开始喝的是绿茶,龙井、毛峰、毛尖……买茶叶很方便,总有一些安徽来的茶农挑着担子,走家串户,沿路卖茶。学校是必须去的,乡村教师喝茶的多,还是那种很酽的茶,自然生意好一点。当时县城有家天然香茶庄,每次去城里学习、考试,总要称几两龙井,一般是中等货。遇到明前龙井,也只能称一两解解馋。

二十年前上城工作,接触到的茶客多了起来。学校里有喝龙井的,有喝铁观音的,喝碧螺春、白茶的教师少,高档